

the
Beauty
in
Life

不知有花

邂逅生命中不期而遇的美好

张晓风

著

海外借

张晓风执笔五十年 / 全新散文精选集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长文推荐

余光中 × 蒋勋

华语世界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写满人生世事的美好与温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不知有花

张晓风
执笔
五十年

张晓风
著

·the·

·Beau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知有花 / 张晓风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596-1892-4

I. ①不…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06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8-3601

原出版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张晓风

1. 中文简体字版©2018年，授权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2. 本书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授权，经由凯琳国际文化代理，授权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不知有花

作者：张晓风

总发行：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艳芬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胡玉冰

责任校对：杨典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印张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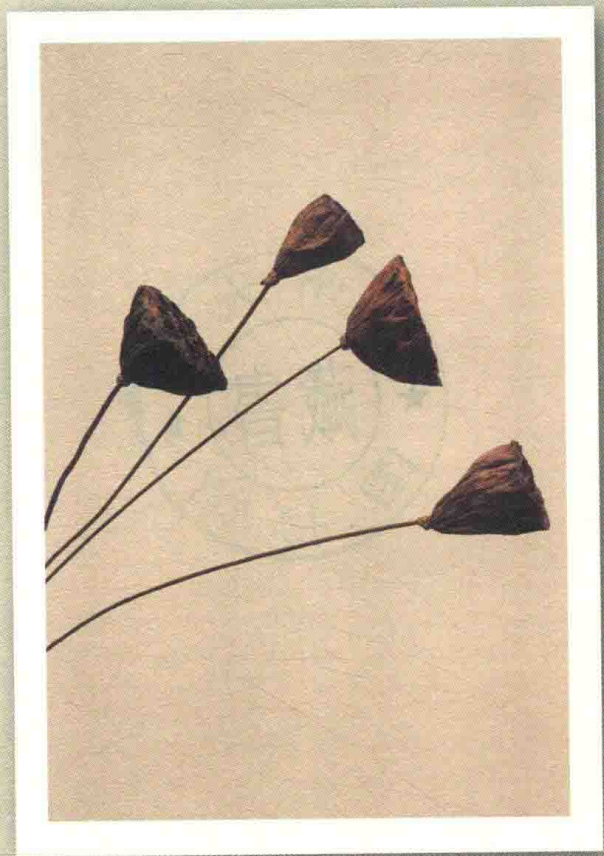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6-1892-4

定价：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3783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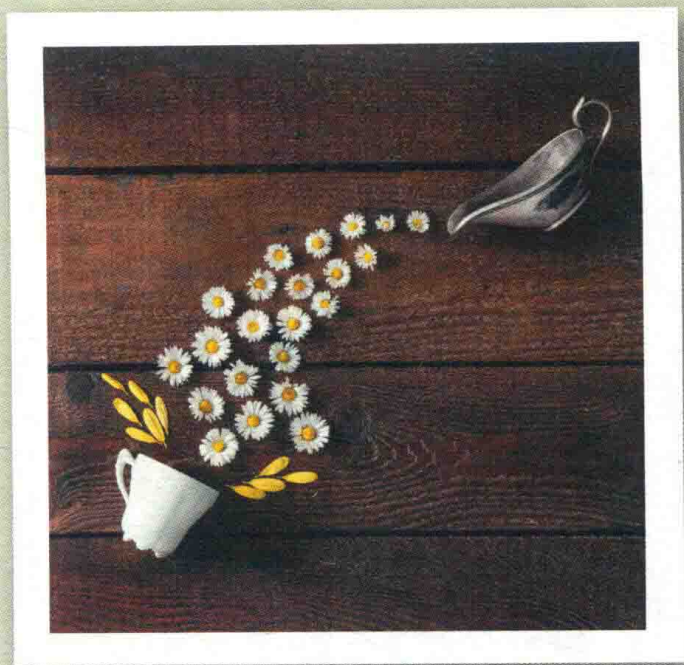
种种未知的遇见，
等待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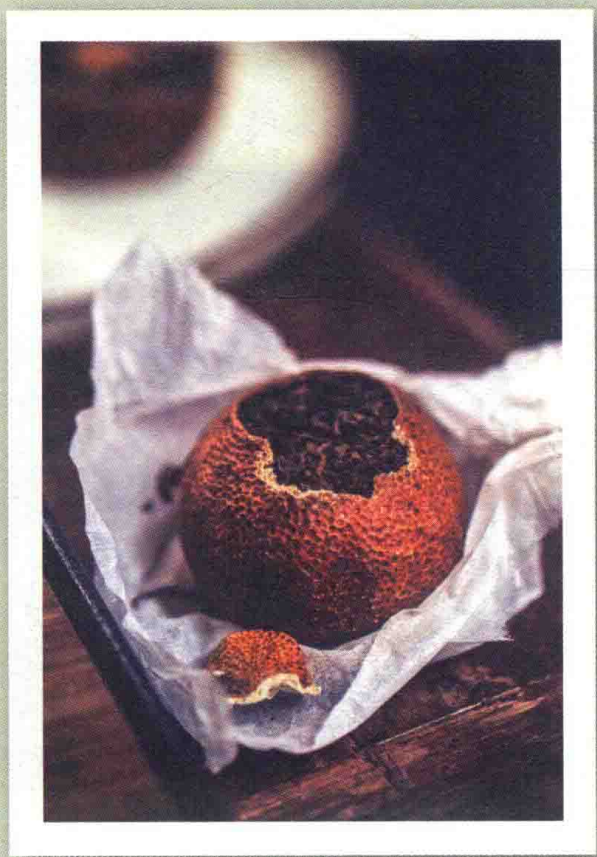
我甘愿做冬残的槁木，只要曾经是早春如诗如酒的花光，我立誓在成土成泥、成尘成烟之余都要晒然一笑，因为活过了，就是一场胜利，就有资格欢呼。



我不要偷来的仙家日月，我不要在一袖手之际
误却人间的生老病死，错过半生的悲喜怨怒。
人间的紧锣密鼓中，我虽然只有小小的戏份，
但我是不会错过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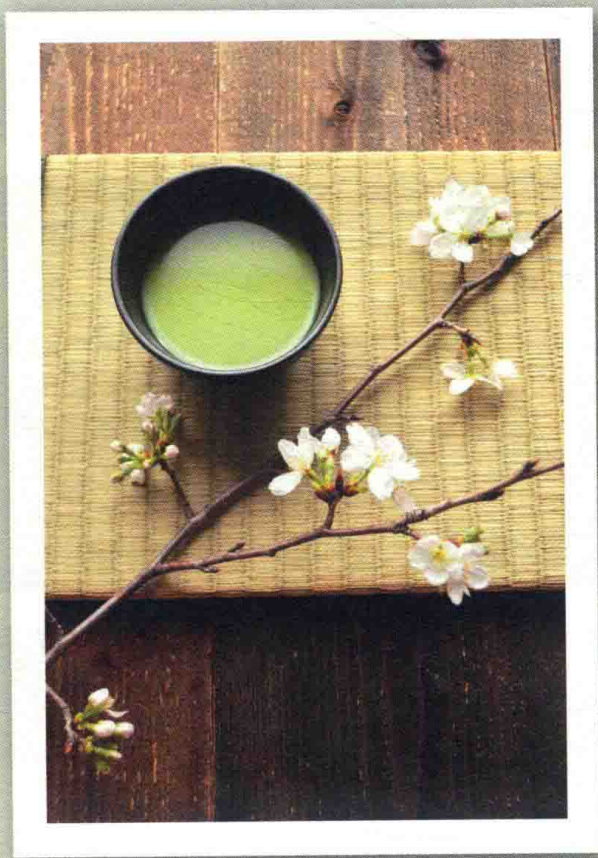
我願我的朋友也在生命中最美好的片刻想起我来，在一切天清地廓之时，在叶嫩花初之际，在霜之始凝，夜之始静，果之初熟，茶之方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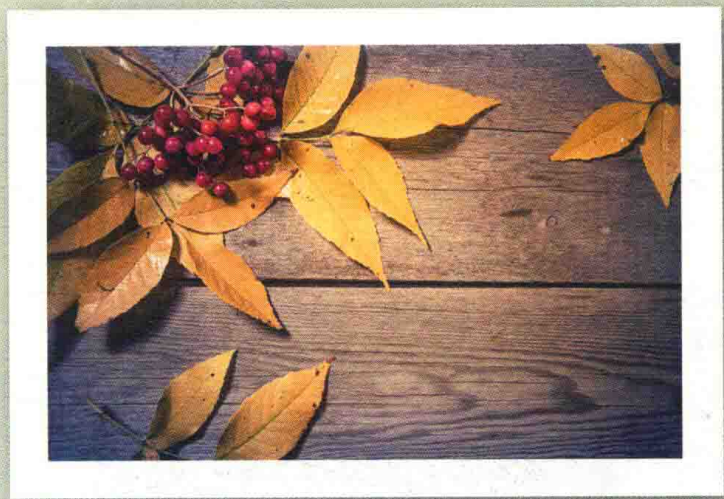
生命是什么呢？是崩裂自伤痕的一种再生吗？



一向以为自己爱的是空间，是山河，是巷陌，
是天涯，是灯光晕染出来的一方暖意，是小小
陶钵里的“有容”。



蝉鸣浮在市声之上，蝉鸣浮在凌乱的楼宇之上，
蝉鸣是风，蝉鸣是止不住的悲悯。



那些叶片在风里翻着浅绿的浪，如同一列编磬，敲出很古典的音色。我忽然听出，这是最美的一次演奏，在整个长长的秋季里。



而今日，我只能与当世之人在时间的长川里停舟暂相问，
只能在时间的流水席上与当代人传杯共盏。

Contents

目录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

我不喜欢写小传，因为，我并不在那里面，再怎么写，也只能写出一部分的我。

—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这地方我一岁离开后就没有再去过，但对它颇有好感。它有两件事令我着迷：其一是李清照住过此地；其二是它产一种美味的坚果，叫香榧子。

出生的年份是一九四一年，日子是三月二十九日。对这个生日，我也颇感自豪，因为这一天在台湾正逢节日，所以年年放假。成年以后偶然发现这一天刚好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忌日，她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家去自杀的，几天后才被发现，算来也就是三月底吧！

有幸在时间上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擦肩而过的我，有幸在李清照晚年小居的地方出生的我，能对自己期许多一点吗？

二

父亲叫张家闲，几代以来住在徐州东南乡二陈集，但在这以前，他们是从安徽小张庄搬去的，小张庄在一九八〇年前后一度被联合国选为模范村（一九九一年被联合国授予环境保护“全球500佳”——编者注）。

母亲叫谢庆欧，安徽灵璧县人（但她自小住在双沟镇上），据说灵璧的钟馗像最灵。她是谢玄这一支传下的族人，这几年一直想回乡找家谱。家谱用三个大樟木箱装着，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因藏在壁中，得避一劫，不料五十年后却遭焚毁。一九九七年，母亲和我赴山东胶南，想打听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那里有个解家村（谢、解同源，解姓是因避祸而改的姓），她听她父亲说，几百年前，他们是从喜鹊窝搬过去的。

我们在胶南什么也找不着，姓解的人倒碰上几个。仲秋时节，有位解姓女子，家有一株柿子树，柿叶和柿子竞红。她强拉我们坐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好柿子不是“吃”的，而是“喝”的，连喝了两个柿子，不能忘记那艳红香馥的流霞。

家谱，是找不到了，胶南之行意外地拎着一包带壳的落花生回来，是解姓女子送的。吃完了花生，我把花生壳送去照相馆，用拷贝的方法制成了两个书签，就姑且用它记忆那光荣的姓氏吧！

三

我出身于中文系，受“国故派”的国学教育，看起来眼见着就会跟写作绝缘了。当年，在我之前，写作几乎是外文系的专利，不料在我之后，情况完全改观，中文系成了写作的主力。我大概算是个“玩阴的”改革分子，当年教授不许我们写白话文，我就乖乖地写文言文，就作旧诗，就填词，就度曲。谁怕谁啊，多读点旧文学怕什么，艺多不压身。那些玩意儿日后都成了我的新资源，都为我所用。

四

在台湾，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中山文艺奖、台湾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前两项是官方的，后一项是民间的，我分别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七年获得。我的丈夫笑我有“得奖的习惯”。

但我真正难忘的却是“幼狮文艺”所颁给我的一项散文首奖。

台湾刚“解严”的时候，有位美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作家的反应，不知怎么找上我，他问我“解严”了，是否写作上比较自由了？我说没有，我写作一向自由，如果有麻烦，那是编者的麻烦，我自己从来不麻烦。

唯一出事的是有次有个剧本遭禁演，剧本叫《自烹》，写的是易牙烹子献齐桓公的故事（此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上海演出），也不知那些天才审核员是怎样想的，他们大概认为这种昏君佞臣的戏少碰为妙，出了事他们准丢官。其实身为编剧，我对讽刺时政毫

无兴趣，我想写的只是人性。

据说我的另外一出戏《和氏璧》在北京演出时，座中也有人泣下，因为卞和两度献璧、两度被刖足，刚好让观众产生共鸣。其实，天知道，我写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许多，我写的是春秋时代的酒杯啊！

五

我写杂文，是自己和别人都始料未及的事。躲在笔名背后喜怒笑骂真是十分快乐。有时听友人猜测报上新冒出来的这位可叵是何许人也，不免十分得意。

龙应台的《野火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的确有燎原功能，不过在《野火集》之前，我以桑科和可叵为笔名，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对威权进行挑战，算是一种闷烧吧！

六

我的职业是教书，我不打算以写作为职，想象中如果为了疗饥而去煮字真是凄惨。

我教两所学校，阳明大学和东吴大学。前者是所医科大学，后者是我的母校。我在阳明属于“通识教育中心”，在东吴属于中文系。

我的另一项职业是家庭主妇，生儿育女占掉我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如今他们一个在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读化学，一个在美国东岸纽约大学攻文学，我则是每周末从长途电话中坐听“美国西岸